

過去的腳印

靳以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010
-8

810
+220

过去的脚印

靳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东 四 条 胡 同 1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373 字数 218,000 开本 $850 \times 1165 \frac{1}{32}$ 印张 $9 \frac{1}{2}$ 印 002

195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1—28700 册

定价 (6) 0.95 元

序

這個小小的集子，是二十年（一九三〇—一九四九）創作的小結。這是在反動派統治下的一點微小的聲音，是深夜裏飄浮着的一星螢火，表現着我對當時不合理的社會與制度的憤怒與抗議。那時候，對我個人說起來，它們也許還是珍貴的；但今天看起來，已經是微不足道了。本來投下去的只是小小的石子，不過在池邊漾起一點漣漪，力量不大，所達到的也不遠。當然，這主要是因為在寫的時候，觀點並不十分正確，見解也不够鮮明，又因為要躲避『檢查官』的耳目，行文間不得不隱避迂迴，未能暢所欲言。更重要的是如同高爾基所說的『隔着書桌來觀察世界，如同在一杯水裏研究大海』，沒有和廣大的勞動人民結合在一起，只能寫出這些無足輕重的作品了。在我寫的時候，寫到最後一個字，幾乎就失盡了勇氣；而今天重新展閱，我看着那些蒼白無力的字從我眼底滑過去，我的心中生着無盡的悔恨。別人用鮮血和生命鬥爭，我只用了一支小小的無力的筆；難道我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難道我的胸中不會澎湃着熱情？即使我是一隻飛蛾，我早該奮不顧身撲向火簇。二十年來雖然我沒有一個細胞和反動派妥協過，可是對於人民革命事業也沒有什麼貢獻。我雖然暴露了一些敵人的醜惡與黑暗，但是我却沒有積極地高擎火把，投身到鬥爭的行列中，爲自己也爲別人照亮面前的道路。

全國解放了，我和廣大被壓迫的人民一齊歡欣鼓舞，我也分享着勝利的革命的果實；可是在我的心中，隱含着無限的羞愧之情。所以在解放二三年間，我只是想在火熱的鬥爭中改造自己，在實際的鍛鍊中使我自己有所提高；我大步奔跑，努力向前。

畢竟我是一個文學工作者，不使用我的筆，就是放棄了我的主要工作。我在文學工作上停步不前，可是廣大的祖國各方面却不我待，大步向前，絢爛多采，日新月異地變化着。我不能無動於衷地只是旁觀，我不僅要投身在這偉大的變化中，而且我還有責任撲捉它，從而加以表現，雖然一時間我不可能寫出較好較大的作品來，我還是應該盡我最大的努力，及時反映前進着的祖國和人民。真的開端，應該說是在一九五二年初冬參加了中國人民第二屆赴朝慰問團起始的。雖然我在朝鮮停留的時日不多，所看到的未必深刻，可是我已經感覺到如果不寫下來就痛苦萬分，而且無顏來對我們最可愛的人和英勇的朝鮮人民似的。由於具體情況的限制，我只能寫些短文，但它到底能起什麼樣的作用，我是沒有信心的。一直到了一九五三年在全國第二屆文代大會上，周總理的報告中特別提起了魏巍同志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在抗美援朝這一偉大運動中，無論在朝鮮前線和全國各地所起的作用，我才認識到形式不是主要問題，主要是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認識到應該怎樣通過鮮明的人物和真摯的感情來感染讀者，在人民的心上燃起火來，使他們得到鼓舞，提高鬥爭的勇氣。

今年春天，我到了佛子嶺水庫工地，在那裏，我看到工農兵和知識分子的聯合大軍，在黨的領導下，向自然進攻。他們攻去了大山，治服了河流，在兩山之間造起來中國第一座連拱壩。它將擋住汛期的洪水，存蓄五億立方公尺的水量，灌溉七十萬畝良田，而且還發九千五百瓩的電。它不但

使人民免去災害，受到它的恩惠，還把光明和力量帶到人間。它使我更深地體會到在毛澤東時代，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的勞動人民有移山倒海的力量，能够使災害變爲幸福。如果我沒有眼睛，我聽得到；我沒有耳朵，我看得見。可是我什麼都有，我還有一支儘管拙笨也寫了二十年的筆，我就不能沉默。不管我的嗓音多麼不好，我要歌唱，明知我唱得不好，可是我願意用盡我的力量。我像一個學步的孩子一樣重新開始我的工作。

這個集子，與其說是個人創作生活的里程碑，不如說是一個小小的墳墓。但我並不企圖深深掩藏它，我記得高爾基說的：『拿筆寫下來的東西，用斧頭也砍不掉的。』我只是把這些作品放在這裏，看看我過去的路是怎樣走過來的，更重要的是，今後的路將如何走去。我相信在毛澤東的文藝大路上，在黨的領導下，在同志們幫助與讀者的熱心督促下，在各方面我都會緊步跟隨着我們偉大的祖國前進的。

作者 一九五四年九月五日

統一書号: 10019·373

定 价: 0.95元

目次

序·····	一
造車的人·····	一
社會一相·····	六
火·····	八
處決·····	一四
渡家·····	一六
鴿·····	二〇
珊瑚壩·····	二四
鄰居們·····	三三
窗·····	四四
紅燭·····	四九
『北京人』·····	五二

被砍伐了的樹	六〇
合唱	六四
鳥和樹	六六
雪	七〇
沉默的果實	七三
等待	八二
孩子們	八六
散文三試	九〇
失去了題目	九六
我是從羣山中來的	一〇二
大城頌	一〇六
短簡（一一六）	一二二
人世百圖	一三三
雄雞的死亡	一三五
大富之家	一三五
跳蚤	一三七
官人	一四〇

獻給大神的人們	一四二
那個姓荀的	一四六
傭的復活	一五〇
人的悲哀	一五一
奴才的笑	一五二
魔鬼的紛擾	一五四
神的滅亡	一五六
後記	一五六
再記	一六〇
去路	一六三
雪朝	一八一
過載的心	一九七
亂離	二二三
別人的故事	二二九
衆神	二四二
生存	二五九
人們	二六〇

造車的人

在回家的途中，有一節路是傍了一條河的，河岸上有幾間簡陋的房舍，那裏面就是住了那個造車的人和他的家。

每次經過那裏的時候，坐在車上或是步行着，總要望着那裏，就是在當着走近的時候望不到什麼，過了那一節路也要頻頻回首。一直到現在，已經有了十四五年的日子了。

時日使那條河成爲一條污穢的淺溪（在炎夏的日子有時候沒有一滴水），使那個造車的人的鬍子成爲花白，他仍然是窮困的，雖然他每天都是勤苦地工作着。

最初遇到他，是在夜間，遠遠只望見風箱吹着的爐火一下一下地閃亮，那是美麗的夜，星星像珠子一樣地灑滿了天，自己還以爲那是終日浮在水上的漁人們在燒一把野火呢。走近了時，便看見一個三十幾歲的婦人正在把了風箱的拉手坐在那裏，膝頭上爬着一個五六歲的孩子；一個年歲彷彿的男人，從火中取出那車輪的鐵皮在鐵砧上擊過一番之後急忙地釘到造好的木輪上；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子在扶着那木架，更年輕的一個女孩舉着一盞煤油燈。他有一張瘦瘦的面頰，襯出更高的顴骨，有兩撇黑大的鬍子。他迅速地把鐵釘都用鋼鎚釘好，和那個男孩子純熟地把這車輪放到盛了水的水槽中，立刻『嗤——』響了一聲，還冒了白的水氣。

他像是滿意了，用手摸着鬍子，又把一個弧形的鐵皮丟到爐裏去。那婦人又起始一下一下地拉着風箱。乘了這一點的閒暇，他放下鋤子，仔細地看了看自己的工作。他的眉毛更緊地皺起來，上額的紋路像吹縐的池水。然後他蹲在一傍，把臉用手掌很用力地自上而下抹了一回，這像是能解去他身體上的和靈魂上的困頓。隨着他又站起了身，把已經熾熱的鐵皮取出來，再釘到那車輪的上面……

但是他的工作並不是這樣單純，他要把堆在門前的木材（到現在他的門前總還堆存着造車的木料），用他自己的手和他的妻兒的手，造成一輛輛存有古風的、粗笨的大車。我看見過他和他的兒子用長鋸切斷那圓形的木材，我也看見過他怎樣把那木材在火上烘成彎彎的形狀，用斧子和鉋子使它成為光滑的，於是那美麗的質紋，很清晰地顯了出來。在這裏面他像是能找出來無上的快慰，用眼睛注視着，用手來摸着，多少好的幻想在那上面生出來。他的心中有萬分的滿意，臉上淌下來的一滴汗，帶了一點點的泥污，落到他的面前，激碎了他的空想，他覺得疲憊了，搖搖頭，站起身來，覺得十分疲憊了。

裝了一袋煙，悠悠地抽着，怕只有這一刻才真的是他最舒適的時候呢。可是，工作，無論如何，爲了一個原因，對他是頗重要的：他需要立刻拿起工具來，——那裏有四個張大的嘴，等候他來餵呢！

我最怕看到他大把斧掄起來劈着：他那黃瘦的臉會不自然地漲紅起來，沉重的斧頭像是能使他整個地跌了下去；那時候他看不見頭上青青的天，堆了潔白的停雲的，也聽不見從水上飄來的悅耳

的漁歌；就是有涼爽的風吹了過來，他也是流着汗。這樣的三四次之後，他只好停一停，兩手握了木柄。他看看站在他身傍的孩子，皺皺眉，心中是在說：『他還小呢，他掄不起這麼重的鋼斧。』他嘆息着，惋惜着自己的苦命，又只得把一小口唾沫吐在手掌裏搓弄着，再掄起那斧子來……

十幾年來，沒有一次我看見他安閒地坐着，喝着清茶，如他那樣年紀的人常喜歡做的那樣。他造了許多輛車，讓許多人坐了車到遠處去，可是他一直像生了根，不停地苦作着，一直脫不開貧苦，一家人都是又黃又瘦。

一天早晨，從我的家走出去，經過那河邊的路，却看見他的門前沒有一個人。但是我望到了地上有還未曾被風吹散的紙灰，更聽見有女人哀哭的聲音。我看見屋門打開了，他和他的兒子抬了一具三尺長的棺木，蓋了小小的一方紅布；而女人的哭聲更加高了起來。他像是毫無感情地，如往日一樣地皺着眉。他的臉更像一個雕刻的面型。他遲緩地向着西面行去。在他的右手，還提了一把鐵鏟。

到下午我回來的時候，他又在抹着汗，工作着。那個婦人坐在矮矮的凳子上，靠了牆，呆呆地不知望着些什麼，膝頭上不見了爬着的那個孩子。

他只是陰鬱的，他的苦作佔去了其他情感發洩的餘裕。我很少看見他笑，——爲了快樂而笑着，就是當着一輛車由他的手中完成了，他也還是平淡的，因爲他早已知道還有另外的一輛車也需要他的苦作造起來。

他真正歡喜來過的日子，怕就是爲他兒子娶媳婦那一天了。我詫異地看到他穿了一件新藍布的

長袍，上面還罩了一件黑的馬褂；他的兒子也剃了一個靛青的光頭，穿一件刺眼的竹布衫。好像這一天他沒有工作，到晚間我路過那裏時，還看見他恭敬地送着賀客。

却只有這麼一天。

到後來我就看到一個穿了紅衣的年輕女人幫同他們操作，可是同時他的女兒不見了。我想或許是因為不增加食口，他的女兒也被遣嫁到別人家去了。

有了妻的兒子顯出一點慵懶來了；因為這外來的女人，一向靜穆的空氣也震破了。還算好的是話辭都發生在那個婦人和那年輕的女人之間，他却仍是默默地致力於自己的工作。但是從他的臉上，就可以看出來起於他心中的苦痛了。

在其間，我却離開了我的家有五年的長時日，恍若目前的一切事，都老了下去。但是那造車的人的房舍，對我還存在着興致，每次走過去時，就更熱心地望了。彷彿那還是和從前一樣，看不出什麼樣的變遷，夜行人仍可以遠遠地望見從小窗透出來的那一點黃黃的燈光。那破敗的事物，也許有的人會不屑一顧，對我却是親切的。每次經過那裏的時候就看着：那是浮着三五顆柳絮的水槽，那面是橫着堆在那裏的木材（也許像五年以前一樣，在空隙的地方，長了一枝兩枝的野花呢）。還有就是幾個已經造好了的車輪蒙着塵土躺在那裏。他還是在那裏操作着，他的背更僵僵下去，滿臉都是皺紋，他的動作遲緩了，時時還要拿手來抹着那迎風流淚的眼睛。

我幾次經過他那裏，只看見他一個人，默默地讓工作消磨着他的時日。他不說話，也沒有可以和他說話的人。有時候他停了停手，稍稍直起點腰來，眼睛望着面前的那條河；那河，現在大部却

是露了黃泥的河底，只有中間一條瘦瘦的小流緩緩地淌着。之後，他就又彎下身去，繼續着他的工作。

每次我走過的時節自己總在想着：哪一個人和他鋸斷那大的木材呢？哪一個當他疲乏了的時候爲他揮着斧子？哪一個幫他扶着浸到水中的車輪？

當遲暮的老年一步步地向着他走來，他好像是更無力地活下去，却又不能就站住了腳；伸在他眼前的路，已經是很短了。但是他只能邁着小小的步子，一分一分地挨行。他時時在嘆着氣，那聲息幾乎是輕微得爲人所聽不到的。臉上，多了一條條的皺紋。

在他前面的那條河，有時候爲太陽晒得沒有一滴水，還裂着不成形的龜紋。

人老了，河也乾涸了！

可是，到了夏天，河裏又漲了水，他還是在河邊工作着。

社會一相

在這個社會裏，打着謊言或是欺騙着，幾乎成爲天性了。有誰肯老老實實地把自己顯給別人呢？有人說自己是了不得的好心人，在僻靜的街上，他也許把一個隨了他討一個小錢的乞丐踢一脚（他會說那是因爲疑心那個追隨者是一個歹人）；但是在日報上，他却是一個時常露面的慈善家。因爲大額的捐款，報上會用紅色的油墨印出他的名字。他賑濟水災，救助貧困，在小報上還有人賦詩以詠風雅，因爲他化了二十萬的數目，娶了一位『名閨』。

在我們生存着的社會上正有不少這樣的人，他們是『人物』，是『長者』，歡喜用教訓的話來告誡年輕的人：

『你們應該遵從，不該懷疑，這個社會不是很好的麼？想想看，好幾千年了，就都是這樣子下來的，若不然早就該被打翻了吧！……』

一眼所看到的社會，也許正如這些『長者』所說，是平順圓滑地存在着，好像是沒有破綻似的，……我發了三天燒，沒有走出家門；第一天坐了車去看一個友人，就望到在路旁縷縷行着的婦人和孩子們。老的，年輕的，牽了母親的手在哭着的，存在於世界上的一切悲慘愁苦相爲他們佔盡了。從他們的話語中，我知道他們正是失去了家園的人們。在那方土地上，不是也使我從孩提長成了一

個人麼？他們對我是熟諳的，生長在那土地上的一切都還清晰地印在我的記憶上。

『可是他們爲了什麼呢？』我不得不自問了。雖然是秋天，太陽還放射着炎熱；他們走着，有的婦人抱着一個，拉着一個，被扯開的前胸，露出深紫的顏色。

終於我知道了（這是從他們的話語中聽取來的），他們的一點生活的仰仗中斷了，爲着尙有一點活的力量，奔波到一座金門的前面，哀懇那些高貴的人們繼續使他們活下來。

『我並沒有以我的威權來宣佈你們的死刑呵！』

一個高貴的人也許要這樣咆哮着，隨後他會要他們散開去，廢集着的人也許不會聽從他的話，於是他可以吩咐些人來驅逐，爲了『公共治安』的關係。

社會像是平靜地、光滑地過着，沒有一點什麼不安。好像這是一個不移的真實。啜泣着的，哭號着的，自有他們自己的角落。偶然間一顧及，穩重的『長者』就會說：

『管他們這些人幹什麼，誰不要他們回家呢？他們不願意回家，故意躲在這裏和我們爲難，今年水災又那麼重，誰還能顧到他們，而且，這些人……』

這個社會也許是那麼安好的，若是我只生一對能聽些我耳邊低低話語的耳朵。

多少人都忽略了其他的人都還生有一雙眼睛的；但是即使看到了，也不過加重自己的憤懣，嘴早就成了一個無用的累贅了；除開了用它吞着每日的飯和水，如果發出聲音來，自然就有一副鐵鉗放到嘴邊。

有什麼好說的呢，在這個『光榮偉大』的時代裏？

一九三三年冬